晉綏日報

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　社址：興縣西山

第一八六三號

訂報地址：各縣郵局　每張價農幣百元

新絳市騾馬大會啟事

新絳市原訂於四月十日舉行騾馬大會，當時因敵機騷擾，爲避免羣衆遭受無謂損失，故緩期舉行。現臨汾已獲解放，晉南全境已無敵蹤，茲應羣衆要求，決定於七月十二日（舊歷六月初六古會）召開騾馬大會半個月，同時舉辦生產展覽會，此次大會貨物準備更加充分，羣衆所需應有盡有，尚希早日駕臨爲荷！

新絳市騾馬大會籌備會啟

通知

興縣曹家坡鶴子塌土洞於四月二十日動工重新修理，以利交通，四月十三日通知在動工期間，停止汽車及大車通行，此工程已於六月十一日竣工，恢復交通，特此登報通知。

興縣縣政府六月十一日

收買硼砂啟事

本廠大批收買硼砂，欲出售者，請到磧口韓紹康藥店接洽，看貨議價。

聯防軍區製藥廠

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

（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）

（一）從去年夏季攻勢後，東北許多城市相繼爲我軍所收復，蔣軍現在困守的幾個孤城亦即將爲我軍所全部收復。過去在我軍游擊戰爭時代，我們基本上是依靠廣大農村，佔領的城市不但比較少，而且常不能保住這些城市，所以雖是我們從來即注意城市政策，反對亂抓亂沒收，但在佔領城市之後，從城市中有計劃地有組織地搬運出某些必需的物資，是必要的，正確的。現在形勢已經根本變化了，我們不僅佔領了很多城市，而且這些城市已鞏固地爲人民所有，戰爭已是大規模的大兵團的集中作戰，不僅要依靠廣大的農村，而且要依靠城市，如果我們不改變過去的觀點，還依舊的觀點來看待城市，那就是錯誤的了。在內戰時期、抗戰時期，我們長期沒有城市，感受沒有城市的痛苦，現在我們有了城市，就應當愛護城市，發揮城市的作用，使城市產生更多的軍需品和日用品，來支援戰爭，來繁榮解放區的經濟。現在的戰爭，沒有城市的支援，沒有鐵路的運輸，是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的。每個革命軍人、地方黨政人員、解放區人民，都應該把城市看作是人民革命戰爭取得最後勝利決不可少的力量，應該嚴格遵守黨和政府的工商業政策，城市政策和法令，反對亂抓物資的本位主義，反對片面的所謂羣衆觀點，防止破壞城市，破壞工商業。不但這樣，現在即使某些城市在佔領後還可能同敵人反覆爭奪，也不應加以破壞，因爲那些城市遲早也是屬於人民的。

（二）在過去所收復的城市中，除少數城市外，都曾發生過違犯黨的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行動。東北局、東北軍區司令部和政治部雖曾經屢次對攻城部隊和地方黨委指示，必須嚴格執行黨的城市和工商業政策，雖在這方面已經有了許多改進，但一直到攻佔四平、鞍山，收復吉林時，違犯城市政策和工商業政策的現象仍然繼續發生。產生違犯城市及侵犯工商業政策紀律的有下列幾種情形：第一是某些攻城部隊紀律不嚴，對黨的城市政策、工商業政策教育不夠，本位主義地亂抓物資，違犯紀律，不講政策。第二是某些部隊的後勤人員如供給、衛生、通訊、輜重等機關人員，藉口「軍用」，藉口沒收蔣偽「敵產」，因而侵犯工商業，搬運器材，拆卸零件，拿走皮帶，損害工廠設備等等。第三是某些後方機關各單位的生產人員，只顧本單位的利益，到新收復的城市搶購物資，做買賣，擾亂新收復城市的金融物價。第四，一部份城市貧民由於國民黨造成的飢餓與極端貧窮，在戰爭中及戰爭結束後，乘機「發洋財」，而部隊人員時常從片面的所謂羣衆觀點出發，不僅未加以說服與禁止，反而採取放任態度，而潛伏的特務分子和流氓，則更加乘機破壞搗亂。第五，四郊農民自動進城抓逃亡地主清算，因而破壞一部份同地主聯系的工商業。

城市和工商業遭受破壞最嚴重的，第一是蔣偽的公營企業、商店、醫院、市政機關。各部隊各單位的人員，在城市打開之後，沒有把這些企業和財產看作是國家的人民的企業財產，加以保護和愛護，而仍然看作是蔣偽企業財產，隨便搬運拆卸，致使遭受嚴重損失。第二是過去與蔣偽有聯系的或與蔣偽合股的私人企業商店，由於其敵產部份與私產部份的界限未被分別清楚，因而使這些企業商店的貨物、器材被搬走、拆卸，以致遭受損失。第三是與蔣偽無聯系的企業、商店，僅僅因爲戰爭時期蔣軍部隊和傷兵駐紮在內，以致被懷疑與敵人有關，因而遭受侵犯。（下接第三版）

朔縣化莊所屬各村互助貧苦村夏鋤口糧

荒青苗的威脅已減輕了

（新華社綏蒙電）朔縣化莊行政村各自然村間互相幫助，解決夏鋤口糧困難。該行政村在春耕時，曾發動果實多的村莊幫助貧苦村，將莊稼種上。現在又到鋤草時期，有五個較小的貧苦村，因口糧困難不能開鋤。有些農民因沒口糧，把自己要鋤的地荒下，給別人打短工賺口糧。塊孫家咀村農民孫丑三、孫滿西，今年各種地一百三十多畝，高粱、穀子急需要鋤，但沒有口糧，男人出去打短工，只留下女人娃娃在家裏樓苗子（即間苗），待打短工賺回口糧後才能開鋤。這樣遲鋤幾天，就要減少不少產量。工作團根據該五個村的實際困難，遂發動各村間互相幫助。高升莊、化莊、西小寨、西辛莊、老君廟等五村，經過工作團及村區幹部代表說服動員後，先後捲入互助運動，除捐出門爭果實糧外，並在羣衆中展開互借。西辛莊，除抽出果實糧、糜一石四斗，解決了本村十四戶沒糧人家的夏鋤困難外，再抽出果實糧二石，幫助了外村。高升莊除以本村互借出的糧食和門爭果實糧，解決本村十七戶缺糧戶的夏鋤口糧困難外，並抽出高粱一小石、糜二大斗，幫助了外村。西小寨和老君廟兩村，除解決本村夏鋤困難外，共拿出粗糧二小石三斗、糜二大石幫助外村。這樣使薛家莊等五個貧苦村及高升莊等本村缺糧戶共一百三十三戶，四百零八口人的夏鋤口糧，大體上獲得解決，荒青苗的威脅已減輕了。（楊實林、賀時在）

軍區政治部機關已開始新的學習運動

第一週學習毛主席在晉綏幹部會上的講話

按時學習工作，克服自由散漫作風

（本報訊）晉綏軍區直屬機關部隊，最近開始了新的學習運動。記者十七日訪軍區政治部，正值午睡以後，幹部們正在專心閱讀毛主席「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」。據談：這次學習是從本月十四日開始的，幹部學習暫訂四個禮拜的計劃，第一週學習毛主席「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」，特別着重學習其中關於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部分，使大家對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有一概括了解，然後進入第二、第三兩週學習黨在目前的幾項具體政策，包括任弼時同志的報告「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」，一九三三年的兩個文件和「土改通訊」第十一期。第四週學習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工作指示（特別聯繫部隊如何保證完成晉綏一九四八年的工作）、「左派幼稚病第二章」和張主任在對敵鬥爭會議上關於三查報告的思想部分，聯繫檢查機關工作和自己。此計劃擬於七月初旬完成。爲保證學習，特規定每天午睡起床到晚飯，至少有二小時，爲學習時間，過去這個時間是工作，現在把學習也當作工作的一部分。早晚也規定按時起居，克服自由散漫作風。整個政治部的幹部編成了六個學習小組，其中一個是科長、部長組成的中心小組，參加中心小組的同志同時分別擔任各小組組長，領導學習。每禮拜開兩次討論會。對戰士和雜務人員則採取上課方法，主要是講解「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」等具體問題。

據稱：自三查以來，政治部學習黨的文件即處於自流狀態中，看不看或多看少看全憑各自興趣，學習政策空氣很淡，有的同志只喜歡看小說，而不愛看黨的文件。最近發現部分同志對黨的政策很少了解甚至有許多錯誤的認識。在五月舉行的政工會議上，從下面來的代表更反映了部隊中許多違犯黨的政策的嚴重現象。政工會議對與會同志簡單舉行了一次測驗，發現許多同志閱讀晉綏日報只看國內外的軍事政治新聞，而對地方土改整黨消息是不看的，特別對第二版更很少看過，一般的認識是：「這些事情與部隊關係不大，不看也可以。」這些忽視黨報和忽視政策的嚴重現象，大大警惕了政治部的同志們。政治部張主任在最近部務會議上特別強調學習政策之重要，接着即在軍區直屬機關部隊中組織了這次學習運動，其他各部學習情況尚不悉。

臨汾六中等學校師生

識破閻匪欺騙宣傳消除恐懼

成立校委會籌備復課

（新華社呂梁電）受閻匪長期反動教育與欺騙宣傳的臨汾六個中等學校師生，經我工作隊宣傳民主政府各種政策及他們目睹許多具體事實後，對我害怕心理業已消除。閻匪曾向他們汚蔑我黨有「二十四刑」、「三十六殺」、「今天不殺明天殺」，「白天不殺黑夜殺」、「前方不殺後方殺」等等。特別是東關爲我解放後，閻匪又造謠說：「八路軍用鐵絲穿在男人的鼻子上拉走，把婦女衣服脫光，用汽車運走。」造成各校師生日夜不安。我民主政府進城後，在安民佈告中指出：「保護城市居民、商人、工人、學生、外僑及宗教團體生命財產安全」，並向他們講解我黨對知識分子政策。特別是組織我軍攻佔東關時解放的學生（他們被編入匪軍當兵或被迫修築工事），以他們在解放區一個月來的親身經歷，向自己的同學和教員宣傳，至此，閻匪的欺騙宣傳，遂完全粉碎。許多師生都後悔地說：「早知道共產黨如此，那裏還用害怕逃跑，那些逃跑的同學眞冤枉死了！」（按：我軍破城之際，許多青年學生和教員，被編入閻軍，隨蔣閻潰匪跳城逃跑，跌死及死於亂軍中者很多。）許多師生都沉痛控訴蔣閻匪軍以刺刀逼着他們上火綫築工事，使許多同學作了無謂犧牲。他們又控訴閻匪「特警隊」與「返幹隊」（我放回之閻匪人員，均須入該隊受訓）等特務機關殘殺知識青年的罪行說：「閻匪宣傳的八路軍『殺人』，正是他自己的勾當。」洪趙中學訓育教員郭康參加過「同志會」與「同志先鋒隊」，很害怕，說自己是「司務員」。當他了解我黨政策後，即坦白出來。現在各校學生已紛紛回校，如女子師範原來跑的剩下一兩個人，現已回來三十餘人。臨汾師範跑的剩下十多人，現已回來五十多人。臨汾中學只剩下十餘個病人（做工鬧病的），現已回來四十餘人。各校並已成立校務委員會，領導同學學習時事及我黨政策，並籌備復課。

大同閻匪彈藥庫爆炸

（新華社綏蒙電）大同閻匪三十八師特務營工兵連之彈藥庫（帥府街），於六月五日下午七時突然爆炸，炸燬地雷、飛機重量炸彈（長三尺餘）及黃色炸藥很多，炸燬房屋四十四間，該庫周圍五、六百米以內地區的門窗玻璃均被震毀，炸死閻匪士兵十人，傷二十二人，炸死市民十人，傷七十九人。

朔縣程西河底
貧農洪來運愛護耕牛
節省食粮買牛料每夜夫婦輪流喂
一條要臥圈的牛喂得一樣能耕地

（朔縣訊）程西河底貧農洪來運愛護耕牛受到農會表揚。在土改中他分到一條十五歲口的老牛，最初牛老要臥圈，十多天都起不來，他就每天給牛熬一鍋米湯喂，天寒冷時，他就找塊被子給蓋上，夫婦倆每夜輪流給喂八次。人吃榆葉喝糊糊，節省下粮食，又給牛買了一百多斤麻餅料。這樣辛苦的喂了半個月，把牛喂壯了，一樣能耕地了。洪來運這種愛護耕牛的精神，在農會開會時，得到羣衆一致的表揚。（張彥）

河津樊村
用果實解決了耕畜問題
打下扣伏地基礎

（新華社呂梁電）河津三區樊村羣衆，用鬥爭果實買驢、牛，解決了全村畜力問題。該村鬥爭果實分配後，除下銀器及零碎東西一部，變換成本幣，買回驢六頭、牛十一頭，連同已有之牲口六頭，共二十三頭。根據牲口之好壞，兩戶或五戶夥分一頭，共解決了十六戶農民的畜力問題。麥收中，該村羣衆即在這一基礎上，以牲口爲中心，組織變工互助。貧農梁員任滿界的一組四戶，五個勞動力，三天分到驢一頭，共麥田二十一畝，三天即將麥大部運回。現該村每個牲口以耕地三十畝計，畜力不成問題，已爲扣伏地打下基礎。（溫傑眞、方楓）

離石結繩塌村農民
夥買羊積肥

（離石訊）三區結繩塌行政村農民，合夥買羊積肥。結繩塌本自然村王治華、楊德壽等四人，夥股買了二十一隻綿羊，羊價三百五十萬本幣，合小米七斗，他們把羊作成三大份六小股，共推王治華負責放羊，今後羊的吃藥、產毛、生羔子，賠錢或賺錢，均歸放羊人負責，其他人只是得一半羊糞。三山集自然村劉增武、劉增福等六戶，也合夥買了三十五隻山羊，羊價一石一斗小米，除政府貸給的六斗「羊貸」外，其餘五斗是他們節約和副業生產中得來的。劉增武有兩個勞動力，他也會放羊，大家就選舉他放羊。辦法和結繩塌王治華他們一樣。現在代表會正研究如何把羊貸都用到買羊上。羣衆說：「地近不如上糞，現在政府幫助咱們，再沒那樣好了。」各自然村已都組織人出去打探買羊。（李一）

興四區官莊等村遭雹災
青苗二千多垧被打毀
官莊代表會組織畜力領導補種

（興縣訊）本月二十日下午，四區官莊、賀家溝、固賢等三行政村突遭雹災。據縣府派人調查結果，受災最重的有七個自然村，共打壞青苗二千四百垧以上。如官莊、孫石兩村，即被打壞青苗六百一十垧，所打青苗主要爲鋤過的穀子（未鋤的穀苗稠小，扶起來還能頂事），豇、黑、菀豆、高粱、糜子、胡麻、紅豆角等大部不頂事了，麥子有三分之一還許有點收成，山藥還不要緊。各戶受災輕重不同，官莊貧農魏子良，共種十三垧地都打了；中農劉雙留種二十七垧地，打的只留下三垧還地，除四五家全部莊禾打壞外，其餘人家被打的有多有少，只有個別戶沒受災。爲幫助受災村莊羣衆補種，縣府特給該三行政村撥去蕎麥籽三十小石，區上又調劑蕎麥等種籽十三小石。官莊行政村代表會並計劃將全行政村人畜力用變工互助辦法，抽調耕畜給受災村突擊補種（補上蕎麥再還工），保證把被打壞的莊禾地全部補種上。（國玉）

保德西南溝
幹部帶頭組織夏鋤變工

大部穀子鋤了頭遍，抽出剩餘勞力担糞奶菜，做小買賣。

（保德訊）一區西南溝村幹部，帶頭組織起小型夏鋤變工組。全村在雨後把六十五垧糜子穀種完畢後，農會即召開會議，討論夏鋤變工，村主任李八十九說：「咱們村幹部們先組織起來，給大家來帶頭。」和羣衆商議研究結果，都同意三戶五戶開小型變工，誰願意和誰變就和誰變，當時李和小、李丑達等四戶就自找對象變在一起，李桂林、李保懷四家也自願編了一組，共組織了四個組，有十四戶，十六個勞動力參加，採用計工記賬辦法。在七天內共鋤穀子一百一十一垧（全村共種穀一百六十垧），夏田一百多垧。李八十九、李四孩說：「咱今年種的穀子、黑豆、山藥一定要鋤三次，把莊禾作務好。」六十七歲的李三孩老漢說：「我種的六垧地，一定要鋤三次，多打幾斗粮。」變工組節餘出的勞動力，每天到七里外的城東關担毛糞奶菜。楊拴人、侯應小等人，並出外販賣零星貨物，賺取解決一小部分口粮。（工農通訊員趙玉）

×　×　×

興縣任家塬
農會開會發動夏鋤
羣衆自願組織變工

（興縣訊）四區任家塬自然村農會開會討論夏鋤時，提出組織變工的問題，到會羣衆對往年變工進行了檢討，大家一致說今年草大，莊稼稠，需要動員起來突擊鋤，才能不荒地和多打粮食。最後對今年的變工提出三點意見：（一）今年生活不一般，吃飯各吃各的，長出工者補飯錢。（二）誰的莊稼當緊鋤誰的，先後作務，大家討論，民主決定。（三）折工記工，不打分數，按習慣公平合理原則下，由各組自行規定。在會後，以代表、積極的貧僱農爲中心，個別進行活動，不拘形式的自願組成六個變工組，參加變工的二十八戶，三十二人，其餘未參加的，繼續推動發展。與組織夏鋤同時，並給十九戶缺口粮的人家發放半個月的口粮（四小石），現在，大家正積極鋤地。（白仕宗）

保德韓家川群衆
秋田已鋤過一半

（保德訊）四區韓家川行政沙坪自然村，八十六戶人家，種完一千二百六十多垧地全部以後，即轉入夏鋤。本月九日發放貸款與動員夏鋤時，大家說：「今年不只不叫荒下地，還要比往年鋤細作務。」因爲今年開犁早，經過土改，羣衆土地大體平均，都有剩餘勞動力，一致提出要早鋤、多鋤、細鋤，爭取一般莊稼鋤三次，從多鋤中增加產量。對於缺短夏鋤口粮的，經過羣衆研究和代表會的審查批准，給五十二戶貸了一千四百零四斗貸款（合米七石八斗），幫助解決鋤草中的困難。衆人說：「這次貸款，和下了一場好雨一樣，正在緊要關頭。」羣衆得到貸款後，趕着鋤田。現在全村一千二百六十多垧秋田，早已鋤過了六百多垧，穀子已有鋤了兩次的。（武海忠）

互助互借
幫助困難戶生產

（河曲訊）六區後石板溝村，張三友（退伍軍人），自動將自己節餘的粮食，給貧農韓官保、韓乃吉每人借了二斗，又給貧農馬效其借了一斗六升（均大斗）。他們在三友和政府貸粮幫助下，秋田已全部下種，官保還開了二垧生荒。該村六月初開支部黨員大會時，對張三友同志這種階級友愛的模範行動予以表揚。（張樹誠）

又訊：泥彩村榮譽軍人牛六小，最近領回二百斤撫郵米後，自願拿出二斗，借給王二紅、苗六漢兩家進行生產。（文裕、玉珍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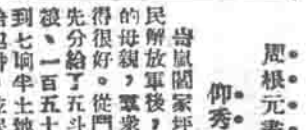
（興縣訊）三區賈家坡自然村，農民白參兒，給賀廷清等五人借出九斗三升粗細粮。中農曹者堂等三戶，也自動借出一石九斗多粮食，幫助沒辦法的八戶人家，種上一百七十九垧地。（曹喜才）

隰縣馮家行政村
幹部深入羣衆積極領導
二千多畝荒地已全部下種

（新華社呂梁電）隰縣一區馮家行政村，共九個自然村四百三十五戶人家，除將原有熟地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三畝全部下種外，截至十三日統計：全行政村又開荒二千零六十三畝（其中熟荒僅四百五十二畝），且已全部下種，爲全區生產成績最好村莊。該行政村在春耕開始時，羣衆生產情緒不高，區民兵副大隊長部存明即協同村長、中隊長等，分頭深入各自然村羣衆中了解情況。當時發現羣衆的生產顧慮是：一、臨汾還沒有打開，世道還不知怎樣變化；二、顧慮負担問題；三、土地還沒有分，現在開下荒，秋後還不知是誰的。針對這些情況，幹部即利用各種方式進行了時事宣傳及政策教育，在幹部會上、改定成份會上、生產會上，給大家講了階級的分析標準，公粮負担辦法，開荒生產獎勵辦法，宣佈誰開下的荒是誰的，調劑過的土地，秋後盡量不再打動，消除羣衆對生產的顧慮。特別是幹部所主持的不定型的三三兩兩的談心會，收穫很大。惡習自然村在宣傳開荒條例後，有些羣衆仍觀望不前，村主任石如才首先起來帶頭開荒，影響了全村二十八戶人家捲入開荒熱潮，全村共開荒四百多畝。在解決羣衆生產困難上（主要是解決了口粮），除把救濟粮、鬥爭果實合理使用外，並組織了互濟互借。全行政村在開始統計沒吃的戶口時，報名的就有二百一十五戶，後經向羣衆個別調查及開談心會，結果只有六十六戶是眞正需要貸粮和分粮的。特別是蝎蝸山自然村，原有十七戶叫喊沒吃的，後經調查，只有貧農石姚一戶眞正揭不開鍋，他老婆出去要飯供他吃上開荒，後給他解決了六升口粮，生產更積極了。老龍神自然村二、三月曾兩次貸種籽及口粮，最近又有十戶口粮困難，遂發動互濟互借，在保證有借有還後，中農王福全說：「這是好事情，大家稍緊些，就接上夏田了，我自願借出二斗。」結果全村借出了一石，解決了十戶貧僱農的困難。爲解決牛草困難，惡習自然村實行了上午牛耕地，下午放青，用人拉犁拉耱以代牲畜。（苗鳳）

我軍某部醫院人員
幫駐地群衆割麥

（新華社呂梁電）人民解放軍某部醫院，積極幫助駐地羣衆割麥。麥收開始，該院接到上級幫助羣衆收麥指示後，所有工作人員和傷員都爭先報名。領導上根據醫院具體情況，將所有能抽出的力量組織起來，交由農會統一分配。幫助對象大部爲貧苦軍工烈屬及貧苦羣衆。共幫工六百二十一個，割麥一千一百四十畝。在收麥中，二連女護士葛福清割的快，又乾淨，別人丟下的麥穗，她都拾起。院部王科長、苗股長和不久前解放過來的鮑大夫、六十高齡的白大夫等也參加割麥。三連休養員魏玉安頸上有傷，每天割四畝半，七天割了三十一畝。割麥中，所有人員都不吃羣衆的飯，軍民關係極爲融洽。



周根元盡心包耕　仰秀媽滿心歡喜

岢嵐閻家坪趙仰秀自從參加人民解放軍後，家中只留一個年老的母親，羣衆對仰秀的母親照顧得很好。從鬥爭果實及貸粮中，先分給了五斗九升粗粮、五斤細粮、一百五十斤山藥，土改中分到七垧半土地，農民周根元自願給包耕，並保證務得不比別人少打粮食。羣衆對周根元這種精神，一致讚揚，在軍勤賬上，給周記上三十九個工。現在那七垧半地都已按時下種，而且苗子長得很好。老婆喜歡的說：「我滿心願意讓我的兒子在前方，不打倒蔣介石、閻錫山、傅作義，不讓他回家。」（根全、匪榮、李珍、序和）

窮人有了地，不愁翻不了身

河曲深嶼王牛兒，一家四口人，從前只有三垧鎮不吃的地，長年攬工打短。今年種了去秋翻過的十二畝荒地，又在村邊開了十二畝生荒，連土改中分到的，共翻了二十三垧半地。他媳婦指着長得綠油油的荒豆說：「咱今年可有辦法啦，我舊他不愛，窮人只要有了地，不愁翻不了身。」（婦女通訊員劉占榮）

吉縣南耀村羣衆 幫助七十歲的熊老漢生產

吉縣兩耀村熊老漢今年已七十歲了，沒兒沒女，老婆又是個瞎子，在閻頑編組份地時，老漢討吃過日子。去年土改，農會給分了十餘垧（三垧折二畝）。好的種瓜地，因他年老挖不動瓜窩子，村裏的青年人都搶着幫他挖，青年毛娃和永晉就給挖了一百多窩子，三天內衆人給挖了七百多窩，使瓜地全部下種。熊老漢沒糞，永善、保望子等幾家就送了他四十多馱糞，並親自給馱到地裏。他口粮困難，農會在鬥爭果實中給解決了三斗半粮食；平時燒柴、吃水都是羣衆幫助給解決。更加起勁地務營他的瓜田。（周霖林）

我蘇北兵團進襲隴海東段
掃清海州外圍據點
切斷徐州海州交通殲敵二千餘

（新華社華東前綫廿三日電）解放軍蘇北兵團一部，突然出現於隴海鐵路東段蔣軍蘇北戰略要地海州（東海）外圍，經一週戰鬥，全部掃清了海州及其以東重鎮新浦外圍據點，截斷徐州、海州間之鐵路及電訊交通，並消滅了蔣軍整四四師、八三師及土匪等各一部共二千餘名。戰鬥自八日夜開始，我軍首向海州以西隴海綫上之阿湖、城頭、薛埠、房山等地（在海州至新安鎮間）進擊，痛殲蔣匪整四四師、整八三師各一部共六百餘名，當即控制莊埠及其以北隴海綫上之牛山車站。十三日續克海州新浦外圍之刁里圍及小東關（新浦北二十里）兩據點，殲土頑兩個保安中隊。十四日又克海州西北三十餘里之重要據點墩尚鎮，全殲守敵整四四師四八四團之第三營及贛榆縣政府、保安團三個中隊、自衛隊、區署等共一千四百餘名，其中斃傷敵營長顧德源、大隊長潘家霖以下四百餘名，生俘敵贛榆警察局長兼縣府主任秘書王愼之等以下一千餘名，繳獲迫擊砲、六零砲共六門，輕重機槍四十五挺，長短槍六百二十六支，電台兩部，電話機四架。與此同時，我軍一部挺進新浦飛機場附近，場上敵機連夜起飛逃去。另部則將海州西四十里白塔埠之敵工事焚毀。至此，蔣軍在隴海東端黃海岸上的重要海港城市——海州已陷於孤立，海州蔣軍慌亂異常。

漢水南我粉碎敵「清剿」
殲敵兩千八百餘人

（新華社中原前綫二十三日電）江漢解放區漢水以南地區軍民，經過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底一個半月的戰鬥，殲敵兩千八百餘人，勝利的粉碎了蔣匪對該區第三次的「清剿」。當去冬今春我軍粉碎了蔣匪對漢水以南之第一二兩次「清剿」，並殲滅匪軍兩千餘人後，蔣匪爲確保荊（州）（即江陵）沙（市）江防，採取所謂「穩脚固點、聯綫擴面」的戰術與極慘酷的「三光政策」，以及軍事、政治、經濟、特務相結合的所謂「總體戰」。除動員該區周圍之一九二旅三個團，湖南保一旅兩個團，五十六師之四十九團及湖北第四專署保安總隊外，又糾集五十二師之八十二旅的二四四團、二四五團，三三旅之九九團，湖北保一旅之第三團等共十一個團的兵力，並且收編了大批慣匪、流氓、地痞、惡霸等組織「清剿隊」由第十六綏署統一指揮，於四月中旬起，以漢宜公路及長江沿岸各據點爲依託，分向東西南三面同時合力進剿，妄圖將我軍壓縮圍殲。爲粉碎此一狂妄計劃，我分區武裝先發制人，在廣大羣衆幫助下，當敵人尚未全部佈置就緒時，主動出擊，首於四月十六日在潛（江）北之蘇家港，將向西縱深入我內地之八二旅二四四團大部殲滅。反「清剿」之勝利序幕就此揭開。東綫方面：我軍由四月二十六日起，在漢（陽）沔（陽）地區，先後擊潰蔣匪九九團、湖北保一旅等共三個團的進犯，同時我軍另部北渡漢水，夾擊匪中心據點仙桃鎮（在沔陽東北），守敵九九團腹背受敵，不得不棄鎮逃竄。五月十六日，我軍又突擊於西綫發動猛烈攻勢，一舉攻克漢水西岸重鎮沙洋（潛江西北），並乘勝沿漢（口）宜（昌）公路西下，連克荊州東北及以北之後港、十里鋪、四方鋪、龍會橋等重鎮，直迫荊州與沙市城郊。此際，蔣匪手忙脚亂，既怕失掉荊沙，又怕我軍乘勝渡江。乃一面急忙集中主力守城，一面急調駐峯口之四五零團退守長江北岸之新堤（在沔陽以南四十餘公里）。至此，蔣匪省「清剿」部署，全被打亂。我軍復乘此機會，以極機動迅速的動作，揮戈偷襲東南，在丫角廟（沙市以東）殲敵保四旅之一個中隊，接着又圍攻敵江防外圍據點監利西北之普濟觀，廿九、三十兩日內，全殲一九二旅一個團又一個營共一千五百餘人。在我軍這一大捷的震懾下，江防沿岸各據點的敵人紛紛慌忙回竄。蔣匪此次所吹噓的「總體戰」，乃告全部破產。現該區我軍控制漢水綫三百餘里，北至漢水，南至長江岸邊，西至漢宜路，東至漢川對岸聚馬口，此廣大地區內已無敵踪。

我軍斬斷平承鐵路
攻克軍事要點石匣鎮
北寧路北側戰役我殲敵六千餘人

（新華社冀東前綫二十三日電）十九日晨，人民解放軍一部攻克（北）平承（德）路冀熱兩省咽喉地帶之蔣偽軍事要點石匣鎮，及其附近據點小營，控制平承路密雲、古北口間五十餘公里。密雲、懷柔間鐵路公路交通，也告中斷。攻克石匣鎮、小營兩地戰鬥中，全殲敵保安第十三團及縣地方團隊「伏會」一部。俘敵團長以下一千四百五十一人，繳迫擊砲三門、輕重機槍五十二挺、長短槍六百三十三支、火車一列、汽車五十二輛。

（新華社冀東前綫二十三日電）華北人民解放軍一部，此次奇襲北寧綫唐山、灤縣段北側，自六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經五天激戰，先後收復豐潤城、及榛子鎮、任各莊、野雞坨、高麗舖、閻家舖、崔馬莊、娘娘廟等軍事要點多處，殲守敵河北省保安第二十七、第三十七兩個整團，及六十二軍一五一師四五一團，一五七師四七一團各一營又兩個連。初步統計：斃傷敵一千二百三十一名，俘敵四五一團一營營長王上斌以下五千零六十名。繳獲迫擊砲二門、六零砲十二門、火箭筒三個、擲彈筒一個、重機槍十三挺、輕機槍一五九挺、衝鋒槍三十支、步槍二千七百一十六支、短槍八十四支、牲口一百一十二匹、汽車兩輛、電台三部、電話機十架、各種砲彈二百七十四發、各種子彈二十六萬二千七百七十發。

冀魯豫地武收復東明
平西石景山我殲敵一部

（新華社冀魯豫北二十三日電）我冀魯豫地方武裝某部，十六日收復東明縣城。守敵六十八師八十一旅砲兵營及縣府等，在我各路勝利影響下，於十六日分股棄城逃竄。同日荷（澤）考（城）公路上畢寨、馬頭鎮之敵也狼狽逃竄。現東垣（新設縣，原東明、考城各一部）、南華（新設縣，原荷澤、東明各一部）境內已無敵踪。又電：我冀魯豫某部地方武裝，十五日在單縣大黃莊伏擊匪第五軍工兵營及偽十一專署特務隊等，斃傷敵二十餘名，俘營長以下百餘名，繳獲小砲一門、輕機槍六挺、長短槍一百二十餘支。十四日，另部地武在魚台西北張莊截擊潰一三九旅一部，斃俘匪連長以下四十餘名，繳獲小砲一門，輕重機槍三挺，衝鋒槍兩支。

（新華社華北二十三日電）我平西地方武裝配合羣地武裝工作隊，於六月七日，在石景山（在北平以西二十餘公里）附近襲偽「還鄉團」六大隊一小隊。計斃傷敵中隊長劉玉堂（斃）以下二十九名，俘敵三十六名，繳六零砲一門，輕機槍二挺，長短槍二十五支。十日，我另部地方武裝及民兵一部，在定興二區固村（保安一帶）伏擊企圖搶麥之蔣匪新二軍三十一師輜重營之第一連，斃傷敵二十一名，俘敵二十餘名，繳長短槍二十餘支，殘敵狼狽回竄。

全國工人罷工
比共號召

（新華社陝北二十三日電）合衆社布魯塞爾訊：比利時共產黨在比國二十五萬鋼鐵工人開始罷工之次日（十七日）發出通告，號召全國工人參加鋼鐵工人的罷工。比國第一工業城市列日之大化學工廠工人，已於十八日宣佈將在指定時間以內罷工，以支援鋼鐵工人。政府發言人於十七日承認：罷工已在「慢慢地但確定地蠶食着全國工業的潛力。」同時，政府方面並深恐在比共號召下的罷工將造成「經濟紊亂」，從而拖延「定於明年初組織的荷比盧經濟聯盟」。

中共東北中央局
關於保護新收復城市的指示

（上接第一版）

（三）產生這些情形的原因，第一是由於對新形勢下城市的重要作用認識不夠，對過去可以從城市中撤運某些物資而現在不能撤運的道理沒有認識，還是以游擊戰爭的觀點，還是以農村的觀點來看城市，還是以爲佔領城市只是暫時的。第二，是黨的保護工商業政策及保護城市的政策，在部隊中和機關人員中教育不夠。第三是對一個單位的局部利益應該服從革命的全體利益沒有認識，對個人的暫時利益應該服從革命的永久利益沒有認識。第四是部隊紀律的執行不夠，有強調「部隊艱苦，一點東西不算論，免的」的思想。第五，是沒有實行佔領城市初期的軍事管理，把保護新佔領城市的責任明確地全部交給攻城部隊的最高指揮機關。應當指出，產生這些現象的最重要的原因，是由於某些部隊的指揮員、政治委員及政治工作人員以及某些地方黨政的領導人，沒有嚴格地貫徹黨的工商業政策和城市政策，甚至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。

（四）爲使今後新收復的城市能夠保護得更好些，使新收復的城市和工商業免於破壞，很快就能爲戰爭爲人民服務，特決定：

第一、在新佔領城市實行短期的軍事管制度。在新佔領城市初期，必須由攻城部隊最高指揮機關組織任該城的軍事管理，新有入城工作的地方黨政機關及工作人員，一律歸其指揮。爲此，可以組織軍事管理委員會，吸收地方黨政負責人參加，將保護新佔領城市的全部責任，交由軍事管理機關擔負。擔任軍事管理的司令員和政委，必須向黨、向民主政府、向解放軍、向人民採取最負責的態度，來保護新收復城市。軍事管理期間的長短，依我軍情況與城市情況，由更高的軍事指揮機關規定之。在城市秩序大體穩定後，即命令宣佈取消軍事管理，把城市管理的全部權限交給城市市委、市政府，並指定一定部隊爲城市衛戍部隊，衛戍司令部受市委領導，市委書記兼衛戍部隊的政委。在對理交代時，必須舉行正式移交手續，不得馬虎，並應開會檢討軍事管理時期的工作，分清責任。

第二、新收復城市初期的軍事管理機關及以後的市政府和市委，有全權處理一切違反城市政策和法律的事件和人犯，但他們必須與上級領導機關及東北行政委員會和東北局有密切聯繫，一切重大事件必須事先向上級請示，事後作報告。

第三、攻城及入城部隊應遵守事項：

（甲）必須普遍的從軍政後勤幹部直到戰士，進行黨的城市政策、工商業政策的教育，對指定的攻城部隊，必須在戰鬥之前，專門進行愛護城市保護工商業的入城紀律教育，對這種教育，必須檢查是否深入。

（乙）規定攻城部隊只有保護城市工商業之責，無沒收處理之權。攻城部隊無論對官僚資本、公營企業、銀行、工廠及商店、市政機關、醫院、學校、倉庫及私人企業、商店等，均無沒收處理之權。相反地，在戰鬥中及戰鬥結束後，攻城部隊應派出必須的隊伍加以保護，禁止任何人擅自進去搬運機器、物資和器材。

（丙）規定攻城部隊可以俘虜的敵方人員，只限於敵方武裝部隊及其他持槍抵抗的人員；可以逮捕的人犯，只限於敵方的軍事間諜、縱火搶劫的和擾亂社會秩序的首要分子以及明顯的重要罪犯；其他一切守法的敵方公務人員、經濟機關與文化機關的人員和警察人員等，不應加以俘虜及逮捕，應置他們於我方一定機關和人員的指揮與命令之下，留在原來崗位，看守原來的機關、工廠、倉庫、物資和文件，並繼續維持必要的工作，聽候清理與交代。

（丁）規定攻城部隊可以處理的物資，只限於戰場上的彈藥、武器、其他軍用品及軍用物資，而單個攻城部隊亦無權處理，此項軍火物資必須妥爲代管，開列清單，呈報攻城部隊的最高司令部及政治部，由後者呈報總部，統一處理。發動供給人員只能隨部隊做部隊本身後勤服務工作，絕對禁止他們離開本身職務而亂抓物資，這樣就可以真正做到一切繳獲歸公（這是解放軍的三大紀律之一），而適當地合理分配也就成爲可能了。

（戊）攻城部隊在戰鬥結束後，除需要維持城市秩序的一定數量的部隊外，其他部隊均應撤出城外。在撤出前，必須將看守之工廠、倉庫、銀行、市政機關等移交清楚。所有部隊一律不准駐在工廠、醫院、學校和教堂。

（己）厲行獎勵與處罰，對遵守工商業政策及城市政策有功者，給予精神的和物質的獎勵，對違反城市政策及工商業政策者，必須徹底追究，並依據情節輕重，依法處辦。

第四、後方黨政軍民機關應遵守事項：

（甲）一切後方機關人員（包括東北一級和各省市縣級黨政軍民機關團體）在軍事管理時期，除派往新收復城市擔任一定工作者外，均不得派人到新收復城市去購買物資或做生意。

（乙）經過東北一級一定機關批准的人員，在進入新收復城市後，必須在城市軍事管理機關及以後的市政府市委領導之下進行工作，凡發現此項人員有破壞工商業政策及城市政策者，當地市政府得隨時取消其在該市留住之權，並給以處分。

（丙）各地黨委、政府、農會尤其是該城附近的縣區組織，並必須教育當地農民，不得進城自行逮捕人犯及沒收物資，如必須進城逮捕人犯時，必須經過市政府批准，並須由市政府會同進行。

第五、這一指示應在各省、各縱、各師黨委中聯系檢查過去工作，進行討論，並應在部隊中從幹部到戰士，在地方黨政機關所有人員中，進行普遍的深入的傳達。

臨汾通訊

事實揭破造謠污衊

克仁　澤民

一、魯星海的「恐怖」

十七日的黃昏，天色已經灰暗起來，一陣猛烈的砲聲之後，臨汾街上嚓嚓的脚步聲更加雜亂起來，同生眼鏡店的老闆魯星海臉上一陣青一陣白。這時候他的經驗好像告訴他說：砲不打，大概人家（指解放軍）進城了。

魯星海跟跟蹌蹌地走過去，緊緊地關上了大門，躲在後邊院子裏，心裏是七上八下的跳。蔣、閻匪的造謠宣傳，在他的腦子裏激烈地翻騰着，「長長地一條鐵絲，穿在許多人的鼻子上，拉着走」。「許多女赤人身裸體，在街上跑」，「搜羅的貨物被別人搬走」……總之，在他想來，打進城後，街上將會變得一團糟。

槍聲由城外一直響到城裏，這時他的思想簡直不能安靜片刻。他想着，「要是人家叫起門來，怎麼辦？」他猶豫地對着他的妻子說：「你去聽着，要是打門，趕快給人家開門，好話多說。」他的妻子沒奈何地走出去，靜靜地聽着。

哨子在街上響，手榴彈在街上打，一切的一切都證明解放軍確實已經進城，但是沒有人打他的門。這時候已經大半夜了，外面的槍聲稀落了，總槍聲都聽得很清亮。魯星海預料敵人繳了槍，就會輪到自己的頭上，心裏更加發慌了。可是這一夜，總沒有聽到什麼動靜。

第二天的早上，終於有人來叫門了，魯星海想這是「禍事來了」，他勉強的開開大門，還沒有來得及開口，一個提着槍的戰士就笑咪咪地說：「老鄉受驚了！這裏有頑固（即閻匪）沒有？」他慌忙迎上去，連聲答着：「有是有，他們昨天晚上就走了，只丟下幾顆手榴彈在這裏。」這個戰士只揀起了手榴彈，其他什麼也不動，並告訴說：「我們只要武器，不拿羣衆一針一綫。」說着轉身就走了。這時候魯星海長長地鬆了一口氣，詫異地想，或許碰見的是一個好人！但不知第二個人來又怎樣？不一會，又一戰士進來了，那個戰士好像對久別的朋友一樣和魯星海打着招呼，看了看沒有敵人也就走了。以後接連又有幾個戰士來過這裏，都是客客氣氣打着招呼，並且什麼東西也沒動一下。

可是，懷疑並沒有在魯星海的腦海裏徹底消除，他想，或許解放軍不是壞人，但是不能肯定不會發生什麼事情。下午，東關的親戚來看他了，他沒有顧得說什麼話，就湊過去看人家的鼻子，他的親戚很奇怪的望着他，他驚奇地說：「城裏二戰區（指閻匪）整天說：解放軍把東關的老百姓鼻子一個一個用鐵絲穿着拉走了，怎麼你的鼻子上沒有窟窿？」他的親戚笑着對他說：「那是胡說嘛！」

之後，一個帶着「工作隊」臂章的同志來了，魯星海對這次出乎意外的事，相信夠得還不確實，他總是仔細地觀察着工作隊同志的臉孔，並且有意提出許多問題，採聽口氣，這個工作隊同志耐心答覆着各種問題，講保護工商業政策。於是疑團冰解了，工作隊同志走後，他就去找藏在外面的一個友人，他說：「回來吧，保險沒事！」

二、李萬堯明白了

四月十日的下午，臨汾東關國民鞋莊的經理李萬堯，被閻匪六十六師抓進城去搶傷兵，剛一進城，解放軍就打進了東關。這位被蔣、閻匪徒欺騙宣傳所迷住了的南人，這時心裏是一陣痛一陣酸，他想他的老婆孩子一定被解放軍「糟害了」，「買賣充公了」，整整一個晚上，他求天保佑：「寧叫東西丟了，不要把老婆孩子殺了。」

東關爲解放軍攻佔的第二天，蔣閻匪徒即在臨城散佈關於解放軍的「恐怖」，費盡心機的造謠汚衊，在市民當中流傳起來，企圖以此來維聚其對市民的控制。什麼「某某經理被打死了」「某某經理的太太被八路軍脫光衣服拉出關外去了」。街上也貼滿了無恥的宣傳品，李萬堯看到一張畫着一個女人被解放軍脫光衣服，站在墻下，他就似乎看見了自己女人的遭遇，而暈倒過去。

此後，李萬堯寄居在城內茂盛永牛掌櫃那裏，牛掌櫃也有一個孩子，每當那個孩子叫爸爸的時候，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，整天吃不下飯，睡不着覺。

到五月十七日晚上，解放軍又打進城來了，他想，這一下連自己也完了，他和牛掌櫃的一家人，都擠在一個地洞裏，等待解放軍的處置。可是事實怎樣呢？解放軍進來後，却都是客客氣氣的安慰他們，並且告訴他們說：「解放軍打臨汾就是爲了解救老百姓。」此時李萬堯一面點頭，但一面仍不敢相信，心裏想「不知解放軍在耍什麼計！」等到天明，沒有什麼動靜，他想拚死也得回家看一看，可是牛掌櫃不讓走，到第三天，他偷偷跑回家去了，一進門，見一家人都在，他以爲見了鬼了。孩子一見爸爸回來，就大聲叫着跑到身邊：「爸爸回來了！」「爸爸回來了！」他的老婆也笑着說：「你過來吧，呆什麼，我又不是鬼！」接着他老婆就告訴他解放軍如何幫助他們轉移到村裏，以免損失，政府又怎樣幫助借糧食，解決他們生活困難。這時李萬堯的心放下來了，他連想到在城裏遇到的解放軍的客氣安慰，才明白了自己是被閻匪造謠汚衊所迷住了，他又看見自己的貨物全在，連櫃上的鞋子也沒少一隻。他感奮地說：「我生在北平，走過太原、西安，這天下沒見過這樣好的隊伍，閻匪想用造謠欺騙來哄人，但事實會揭破他們的。」

社會服務

治禿瘡和扁虫的辦法

編輯同志：

我們村裏娃娃們害禿瘡的很多，還有些大娃娃鬧虫子，請告我們些治法。

上封村貧農團通訊小組

（一）治禿瘡的辦法

（一）用硫磺石灰各一半（看需要酌量分量），加水煮成黃色的液體，等放冷後，拿來擦在頭上，一日幾次，輕者一兩日即可好。

（二）用麻油四兩，松香一兩，先把麻油煮沸，再把松香放在裏面燒化，用時先把禿瘡剃光，看見血印，就拿藥擦上。

（三）米泔水加白礬、花椒、葱頭煎湯熏洗也可。

（二）治扁虫的辦法

不論大人小孩如面色黃瘦，不想吃飯，發時肚子疼，口流清水，就是肚裏有虫的現象。

（一）使君子（中藥舖有）大人每次五錢，小孩三四歲可用一錢，六七歲可用二錢，十歲左右可用三錢，十幾歲可用四錢。空心吃下，一次不行可多吃幾次。小孩最好吃花塔餅（藥舖有）有虫治虫，沒虫吃上也不妨事。

（二）用鮮老葱頭搗汁，用麻油調服，或用麻油炒葱頭吃亦可。

論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計劃（二續）

陶大鏞

四　向匱乏宣戰

經濟民主的實質，就是「不虞匱乏的自由」。今天的東歐各國，正在向匱乏宣戰。在戰前，東歐是舊資本主義世界的「貧民窟」，東歐人民的脂膏，都被經濟帝國主義吮得精精光光了！戰後新民主政權的樹立，才使東歐各國從獨佔資本的枷鎖裏解放出來。這個光榮的解放，始足保證反匱乏戰爭的澈底成功！

在反匱乏戰爭的過程中，每個新民主國家都追求着一個共同的目標：要使農業與工業的產量，超過戰前的水準，也就是要使國民所得提到一個高於戰前的水平。根據各國的經濟計劃，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的國民所得，將較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；一九四八年保加利亞的國民所得，將較一九三九年增加半倍；一九四九年波蘭的國民所得，又將較一九三八年超過六分之一，至於二年計劃後的捷克與三年計劃後的匈牙利，就它們的國民所得而論，也都將超過一九三八年的水準。這兒，列了一張簡表：

表三：各新民主國家經濟計劃進展表（註A）（戰前水準＝一〇〇）（註B）

國別	一九四六	一九四七	一九四八	一九四九	一九五〇	一九五一
國民所得						
捷克	八四	九一	一〇五（註C）	—	—	—
保加利亞	八六	一一〇	一四四	—	—	—
波蘭	五〇	七一	九三	一一六	—	—
匈牙利	六六	八五	一〇〇	一一四	—	—
南斯拉夫	—	—	—	—	—	一九三
農業生產						
捷克	—	—	一〇〇	—	—	—
保加利亞	九一	一一三	一三四	—	—	—
波蘭	四〇	五七	六五	八〇	—	—
匈牙利	—	七五	八四	九四	—	—
南斯拉夫	—	—	—	—	—	一五二
工業生產						
捷克	—	—	一一〇	—	—	—
保加利亞	九一	一三四	一六七	—	—	—
波蘭	九一	九二	一二八	一五二	—	—
匈牙利	—	八八	一〇九	一一七	—	—
南斯拉夫	—	—	—	—	—	三二三

（註A）本表根據各國經濟計劃書及其他精確統計資料修正編成。

（註B）捷克的戰前水準，指一九三七年；波蘭與匈牙利，指一九三八年；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，指一九三九年。

（註C）在二年計劃書中，並未列入。此數係假定爲農、工業生產之平均指數。

（編者按：南斯拉夫要在一九五一年生產五倍於戰前的商品。與上表數字頗有出入。但其他數字完全符合。）

看了上表，我們對於各國經濟計劃的將來，可有一個更明朗的遠景：

第一、各國到計劃完成的那年，國民所得都將超過戰前的水準，最起碼的，超過十分之一（捷、波、匈），最高的，幾乎超過一倍（南）。

第二、各國到計劃完成的那年，工業產量，也都超過戰前的水準，這才是工業化建設的鐵的保證。

第三、到計劃完成的那年，波蘭與匈牙利的農業產量，還不能趕上戰前，那完全由於兩國的農業經濟，在這次大戰中，蒙受了難於補償的破壞。因而，匈牙利的三年計劃，是農工並重的。

現在，我們要問：像這樣一個雄心勃勃的生產計劃，是否具備它的客觀基礎呢？不用說，它實實在在是具備着的。一九四七年已過去了，我們從各方所得關於各國的經濟報導，足以證實各國第一年的生產進度，都已超出了預定的目標。自發的生產競賽的火焰，已在各國熾烈地燃燒起來。難怪一向觀東歐爲「鐵幕」的「泰晤士報」，在最近的一篇專論裏，也良心發現似地寫下了這幾句頌辭：「靠着它們的努力，歐洲的經濟結構，將大大地進化。新市場與新資源，將會吐現。……在最近的將來，它們保證可有糧食與原料運到西歐來，它的份量，將達到甚至超過「巴黎報告書」（按指西歐十六國會議——筆者）向馬歇爾所提出來的數額。」（見一九四八、一、十該報專欄）所以，我們敢於肯定地說：東歐這一個反匱乏戰爭，在全體勞動人民的真摯而忠誠的擁護下，一定可以戰勝匱乏，消滅匱乏！